



重返湖北訪親友的經過(一)



謝芬德

我和孫子在荊門大女兒家歇了五夜，人留，時間不留，我們應該到下一站了。

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早餐後，大女兒送我們到長途汽車站，雖然彼此依依不捨，但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」。沒多久，開往襄樊的汽車已在等待我們了。大女兒送我們登上汽車，千言離別話，萬語分手情，說不完，敘不盡。車子準時啓動，我們不得不別了荊門，別了親人。汽車開得又快又平穩，大約十一時左右，便到了襄陽這座著名的歷史古城。這兒有我母校——省五師的遺址，更有不少親友，終因時間所限，不能去一一拜訪，非常遺憾！我們在車站裡長條凳上，拿出行前大女兒買的糕

點，飲料、五香蛋，簡簡單單算是吃了午餐。然後又馬不停蹄的轉乘長途汽車，直奔故鄉——棗陽。沿途心情格外激動。雖然天有不測，窗外下起濛濛細雨，把野外景色蒙上了一層灰紗，但我仍很歡樂，真正有一種遊子回家的感覺，何況是離別已二十二年的情懷呢？幾小時後，汽車順利駛入棗陽境內，我特別興奮！高呼：快到了，快到了！任憑不作美的天公，雨越下越大，卻絲毫阻擋不住我似箭的歸心。車到棗陽站，我們下了車立即坐上電動「麻木」（湖北人稱三輪車名）。很快就到了劉逢吉住地附近，誰知他也風雨無阻早在路邊店門口迎接我們了，他一眼瞅見我們就喊了，太高興

重返湖北訪親友的經過(二)

了！我們邊談邊走，不一會兒就到他家樓門前，他的老伴兒——我的輝漢表侄女也在樓梯上歡迎我們，她說：表姑身體真好，上樓梯多有勁！我們終於久別重逢了，感到太不容易啊！心安了，坐定了，大家無比的歡樂，有說有笑，太開心，多年的回歸美夢成真了，故鄉到底回到我的夢中，這歸功於我的決心和逢吉的鼓勵。這下可好，我和孫子在逢吉家安營紮寨住下了。早上，逢吉起得早，每天拾個大水瓶下樓，上街、買豆漿、早點，招待我們。飯後買菜，又喊他們的大兒媳來燒飯、做菜，款待我們，太難為他們了。逢吉和輝漢皆年逾古稀，為我們忙，我很不安。逢吉長年累月筆耕，還種了許多盆花，閑情怡趣，陶冶身心。他們住三室一廳，還有個小書房，就在這個小書房內，逢吉撰寫了許多篇精湛的，可讀性很強的文章載入《棗陽文獻》。

逢吉還當我的嚮導，專門帶我乘車到處逛逛，參觀市容市貌，講述棗陽的變化，馬路寬

又長，綠化帶上的夾竹桃花開得正鮮艷。高樓也不少，比我一九八〇年回來時大有改觀。棗陽和全國一樣騰飛，日新月異，變化很大。

我和孫子在逢吉家，吃得好、住得好、玩得好，非常開心。不過，時間畢竟有限，我們還有好多地方要去。我們先歇了兩夜，奶孫二人又乘汽車到王城老家去看望堂弟。先到鎮中學找遠征侄兒家落腳。到時已上午十一時，我要他帶我們到堂弟家吃中飯，正好看到族孫女婿小蔡有小汽車，（他跑運輸工作）立即送我們去華家灣，車只到公路岔路口，不好前進了，有條小路，剛下過雨，泥巴路不好走，我們步行到堂弟家附近，見他剛從菜園裡出來，看到我們很驚奇：他說不知我們來，沒有上街買菜。我說吃麵條不要菜，但弟媳還是炒了七、八樣菜，他們養了二十幾隻雞，有十隻生蛋，所以端上桌的有鹹雞蛋、荷包蛋、韭菜炒雞蛋，還有茄子、黃瓜、辣椒、豇豆等。吃麵條，還有香噴噴的鍋上貼的汽巴饅，真好吃！

我走南闖北沒見過此饃，只有咱家鄉才有。每年麥收了，家家戶戶吃這種發麵汽巴饃饃。

午飯後，大家照了像，敘敘家常，本想再至汗泥沖、陳家灣、垣牆灣去看看，照照像，無奈爛泥路難行，我們走走又回來了，未完成的弟弟交給我們的任務——照老村子像，很遺憾！其實，照了也未必滿意，因為今非昔比。面貌都變了，據說老房子有的失火燒了，有的拆了，新房子東一個門，西一個門，有的房子蓋在崗上，年代久了，應該變化得讓我們認不出原樣了。

堂弟家的房子仍很落後（夫妻係五保戶），土砌瓦蓋，不過，生活沒問題，地裡棉花棵棵高大，田裡秧長勢很好，一定是好收成。在堂弟家未久留，下午，族孫用拖拉機送我們到公路邊，我們乘汽車又到侄兒家，他的妻子也是餐餐滿桌子好菜招待我們，兩天吃了兩隻雞，這種深深情，濃濃意，永遠不忘。

第二天，上午，又是小蔡用他的車送我們

到烏金陳崗六表弟妹家。烏金小鎮，我童年住過，師範畢業後（四十年代），又在這兒中心小學教過書，非常熟悉，然而，如今，小鎮的面貌變化太大，我們的車子穿街而過，實在太陌生了，絲毫未見舊的痕跡。

就連陳崗村子我也辨認不出來了，我們正問人時，六表弟妹的小外孫女抱著孩子出來了，經她自我介紹，才認識。不一會兒，六表弟妹從村西頭兒迎來了，我們激動得熱淚盈眶，驚嘆相擁。她說：歡迎遠客臨門，想死她了。八年不見，我們都老了，無限感慨；這次相逢很不易！中飯時，她的二女婿父女竟端出了十樣菜，真不簡單，硬把我和孫子當貴賓款待；雙目失明的族姐被她女兒女婿送來後，他們居然也不走了（住一個村），都在此吃飯湊熱鬧，六表弟妹比八年前在南京我家時（四月一十月我接來玩了半年）瘦多了，視力也差了，還有心臟病，很可憐！院子裡兩個花壇已破爛蕭條，一看便知是主人無精力整理。房子

重返湖北訪親友的經過(二)

也舊了，我看到心裡不好受，家鄉太窮，農民僅解決了溫飽，仍未脫貧，一般人家僅有電燈、電視機、電扇，不知何年月才能住上新屋，吃到自來水，走上柏油，水泥路才好啊！

很想到外祖父母和舅父們的墳上去望望，無奈六表弟妹要帶路，走得慢，路又爛泥難走，只好不去，是我最大的遺憾！太不孝了。後來僅到路邊的黃三表嫂墳上看了看，墓碑上的黑漆快掉光了，好在死而無知。

四時許，大家難捨難分，依依離別。我們又在侄兒處歇一夜。第三天，我們奶孫倆又到逢吉家住一晚，他已買了一隻雞，一條大魚留我們再玩幾天，因時間所限，實在不能久留，第二天，我們乘火車到武漢，下了車，人太多，雨又大，排隊乘出租車，到了人民醫院，很順利找到坤元表妹住的樓，我們一口氣爬上五層樓她家中，她見了我，很驚奇！說：你到底來了，二姐若像你這樣的身體，我早接她來了。（二姐大我一歲，住重慶她大女兒家）

原來，她以為我老態龍鐘不主張我出遠門，看我精神好，出她意外。中午，表妹夫婦、孫子和我在餐館吃飯，盛情接待。可是晚上，表妹想我奶孫倆住醫院招待所，說舒服些，又方便，我未同意。奇怪！三室兩廳竟無一張雙人床，一間屋，倆口子各人一張單人床，另一間，有張單人床和一書桌，還有間屋內僅放個大櫃，客廳裡僅一架鋼琴和大小三個沙發，一個茶几，根本無啥傢俱，顯得屋內空蕩蕩的，也許兩位醫生的家就是愛這樣簡單，好搞衛生吧？晚上，孫子睡房內小床，我睡長沙發，倒挺舒服。翌日晨，表妹在食堂買了幾種好吃的蛋糕、麵包、饅頭、牛奶、雞蛋是家裡的。飯後，妹夫上班，任中醫專家門診，表妹代班，都退休了。不一會兒，外甥趙遐齡和他小女兒來接我們去他們家，孫子和同學去玩。因時間關係，我未到外甥處，而是和他們一道兒到漢口看望族兄家嫂。出租車開了好久才到，純德七兄是「高工」，但房子不寬敞（受不公待

遇)，小小的客廳，坐滿了人，他的小女兒在他們家照應父母。過了一會兒，大侄兒三口兒來了，大侄女也來了。我們久別重逢，倍感親切熱鬧，談不完的話。（七兄嫂不久前因南師大、中大等九校百年校慶供老校友吃住曾來南京，也到我家住過了。）中飯在餐館歡宴，菜豐盛，人也多，難得歡聚，很不容易！下午，時間不早了，外甥父女和我又乘小車返武昌，把我送到表妹家，然後他們才回去。

在表妹家歇了兩夜，我們又轉移「陣地」，來到好友高斌家，她原一人獨居兩室一廳，後因她好友爲了治病方便才來和她同住。我和高斌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了，她曾來我家三次，玩不夠。她對吃喝有講究，力求美食可口，天天上菜場選購，爲我們買好吃的菜，什麼蒸排骨呀、冬瓜盅呀，吃得有滋有味，快樂無窮。外甥路遠，身體欠佳，不便來爲我送行，專門叫他孫子送我禮物到高奶奶家，太謝謝了。

在好友家舒舒服服住了兩晚，我們奶孫倆的歸期到了，因長江水位太高，無船到南京，於是，七月三十一日，我們乘空調臥舖汽車平平安安一夜到了南京，非常方便。

這次出門，雖然時間僅半個月，但是，想去之處都到了，想見的親友也都看到了，我有生之年的回歸夢圓了，願望實現了，總算是幸福快樂的事情和美好的回憶。

謝芬德二

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六日，於南京龍江小區蘭天園三十五號一二寓所。

